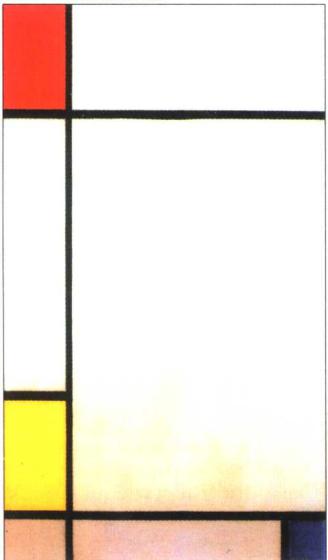


新世纪高等教育中文专业选修课规划教材

外国作家作品专题

梅晓云 主编

姜小卫 张青 梅晓云 编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高等教育中文专业选修课规划教材

外国作家作品专题

梅晓云 主编

姜小卫 张 青 梅晓云编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作家作品专题/梅晓云等编著.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3. 6

ISBN 7-5604-1820-1

I . 外… II . 梅… III . ①作家-人物研究·世界-高等学校-教材
②作品-文学研究-世界-高等学校-教材 IV .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7356 号

外国作家作品专题

梅晓云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90)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开本 11.125 印张 279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604-1820-1/I·221 定价：22.00 元

编写说明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外国作家作品专题》《中国古代文论选读》《西方文论选读》是我院最新推出的一套面向 21 世纪的系列选修课教材。这套教材的基本用途有三：一是用作陕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段考生自学、社会助学和统一命题考试的依据；二是用作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选修课教材；三是用作社会各界文学爱好者提高文学修养的读物。这套教材的主编和撰著者均为我院教学、科研骨干教师。其中《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由李志慧教授主编，撰著者为李志慧、贾三强、刘卫平和张文莉；《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由任广田教授主编，撰著者为任广田、周燕芬和姜彩燕；《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由梅晓云副教授主编，撰著者为梅晓云、张青和姜小卫；《中国古代文论选读》由袁峰副教授撰著；《西方文论选读》由段建军教授撰著。

教材编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撰著者的综合学术素质在每一个环节中都会有所体现。承担这套教材撰写任务的教师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此事，精诚合作，在体例确立、材料征引、观点酌定、文风把握等方面用力颇多，使这套教材以现在的面貌出版。

这套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陕西省自学考试委员会标准与命题处、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西北大学出版社等部门领导和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王巨勇、赵春林、马来、张养年等同志的宝贵建议和意见，对撰写者启发尤多。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这套教材中的缺点在所难免，热忱欢迎专家、使用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对本教材进行修订以使之渐臻完善。

西北大学文学院

2003年3月

目 录

编写说明.....	(1)
第一章 劳伦斯.....	(1)
第一节 生活与创作道路.....	(1)
第二节 《儿子与情人》	(14)
第三节 《虹》	(26)
第二章 卡夫卡	(43)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	(43)
第二节 卡夫卡的小说美学	(50)
第三节 《变形记》	(60)
第四节 《审判》	(65)
第五节 《城堡》	(72)
第三章 弗吉尼亚·沃尔夫.....	(79)
第一节 家世、生平和创作	(79)
第二节 《达洛卫夫人》	(97)
第三节 《到灯塔去》	(106)
第四章 海明威.....	(118)
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	(118)
第二节 《永别了，武器》	(131)
第三节 《老人与海》	(137)
第五章 福克纳.....	(146)
第一节 创作道路和创作成就.....	(146)
第二节 《喧哗与骚动》	(164)
第三节 《押沙龙，押沙龙!》	(173)
第六章 萨特.....	(182)

第一节	创作道路与创作成就	(182)
第二节	《墙》	(190)
第三节	《厌恶》	(198)
第四节	《禁闭》	(207)
第七章	加缪	(219)
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	(219)
第二节	《局外人》	(234)
第三节	《鼠疫》	(243)
第八章	泰戈尔	(253)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	(253)
第二节	《吉檀迦利》	(268)
第三节	短篇小说	(273)
第四节	长篇小说《戈拉》	(279)
第九章	川端康成	(283)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	(283)
第二节	川端文学的审美意识	(293)
第三节	《雪国》	(297)
第四节	《古都》	(304)
第十章	大江健三郎	(311)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	(311)
第二节	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	(321)
第三节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328)
复习大纲		(336)
后记		(347)

第一章 劳伦斯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也是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与误解的作家。他的作品从两性之间性爱关系的独特角度，探讨人与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现代工业社会压抑人性的一面给予了深刻地揭露与批判。

第一节 生活与创作道路

1885年9月11日，劳伦斯出生在英国中部诺丁汉郡伊斯伍德镇的一个矿工家庭。父亲少年时就下矿采煤，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为人热情、诚笃，年轻时也不乏情趣。后来由于常年的井下劳作、家庭负担日重和夫妻关系的紧张，脾气变得暴躁，染上酗酒的恶习。母亲出身于体面的市民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虔信宗教，奉守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婚后的现实凸显出她与丈夫在文化教养、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方面的距离，夫妻之间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在对婚姻彻底失望后，母亲把全部希望和感情都倾注在儿子身上。而儿子们也极为敬重、依恋母亲，对父亲却心怀怨恨。母亲强烈而沉重的爱，给劳伦斯留下了终生难以消除的心理印记，使他在个人的情爱经历以及独立人格的成长过程中饱受磨难。

1898年，劳伦斯进入诺丁汉中学，在这所出色的学校里接

受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在一家医疗器械厂工作，不久返回家乡在一所小学任教。1906年9月，他进入诺丁汉大学文学院学习，攻读文科课程和教师资格证书，并开始文学创作。1908年，劳伦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伦敦郊区的学校获得教职。工作之余，他埋头读书、绘画和写作，鲜与人来往，显得落落寡合。在这期间，劳伦斯写出不少诗歌、剧本和小说，但从未认真考虑过投稿，后来在少年时代的女友杰西·钱伯斯的建议和鼓励下，才把它们寄给文学刊物，使之得以面世。

1912年，劳伦斯在拜见诺丁汉大学一位语言学教授时，结识了教授的妻子弗丽达。两人一见倾心，很快便私奔出走。与这位被他称为是“终身一遇”的德国贵族出身的女人的相遇，对劳伦斯来说，意义重大：她不仅帮助他走出了母亲精神控制的阴影，而且她所醉心的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1914年，劳伦斯与弗丽达结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妻子的德国国籍和他本人的反战态度，曾因间谍嫌疑受到监视和驱逐。早就不满于英国社会现实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劳伦斯，萌发了在远离欧洲的地方建立理想社会的愿望。战后，他与弗丽达离开英国，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旅行生活，行踪遍及意大利、锡兰（今斯里兰卡）、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墨西哥等地，期望发现一些尚未被文明发展所玷污破坏的地方。劳伦斯生命的后期一直为肺病困扰，但始终未放弃写作。1930年3月2日，病故于法国南部的旺斯。

劳伦斯生活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年代。英国大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自然经济，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工人的生产、生活环境日益恶化，劳资矛盾冲突不断。在国际上，英国作为老牌殖民帝国的霸权地位也面临挑战，各欧洲列强的利益之争愈演愈烈，终于引发了第一次世

界大战。在社会的动荡和战争的冲击下，维多利亚时代^① 的理想和信仰动摇了，人们开始怀疑所谓“永恒不变”的秩序，质疑对传统权威的盲从态度。一些先锋思想人士发动了对维多利亚时代信仰和工业文明弊端的猛烈批判，呼吁破除迷信，大胆抛弃陈腐、过时的宗教、道德观念，认真反思大工业生产阴影笼罩下人的生存现状。

劳伦斯对自己所处时代的骚动和危机有着异常强烈的感觉，他的家乡就是一幅工业文明步步进逼，传统农业社会被逐渐蚕食的图景的缩影。在曾经有着美丽的田园风光的地方，矗立起一个个黑烟滚滚的煤与铁的帝国，残存的静谧优美的乡村自然景色与嘈杂污秽的工业文明的烟囱、井架形成鲜明的对比。劳伦斯在《诺丁汉与矿乡》中说，这是“工业化和莎士比亚、弥尔顿、菲尔丁和乔治·艾略特的古老农业英国这两者的奇异杂交”。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农村自然经济逐渐瓦解，传统的宗法感情日益消失，人也越来越沦为机器的奴隶，人的自然天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都为冷冰冰的机器原则、金钱原则所扭曲，人已经不再是身心统一的完整的人了。劳伦斯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这种美好的大自然与丑恶的机器文明的对立。像哈代一样，他为田园式的古老英国的消失而叹息，对工业化的英国则满怀憎恶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劳伦斯的这种憎恶感达到了顶点，他看到在现代工业、科技文明基础上矗立起的战争机器，如何疯狂地吞噬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把一座座城市、乡村夷为平地，他有一种要“迅速融化在黑暗的死亡之海中”的感觉。正是在此时，他萌发了在远离欧洲工业文明社会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理想社会——“拉纳尼姆”^② 的愿望。他为

① 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1837~1901），被称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此时英国迅速向外扩张，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工商业也迅速发展，居于世界贸易和工业的垄断地位。

② “拉纳尼姆”一语来自希伯莱歌曲，意为“翠绿、新鲜和茂盛”。劳伦斯用它作为自己乌托邦理想社会的名称，表达了对自然的充满生机的社会的希望。

这个理想社会设计的徽章，是一只凸现在黑色背景上的凤凰——火中涅槃的不死鸟，以此寄托他在旧世界的毁灭中诞生一个新世界的理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欧洲社会非理性主义思潮普遍流行的时代。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都给劳伦斯以思想上的启发和滋养。其中，对他影响最大、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学说。

尼采是一位对20世纪文学艺术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家，他石破天惊地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主张“一切价值都必须重新评价”。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西方文明的核心——基督教，认为它是毁掉强者、挫去锐气、使人失去生命光彩的宗教，它宣扬的“奴隶的道德”，只能使人沦为精神萎顿之徒。尼采反对神的意志，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权力意志论”，认为权力是生命意志的集中体现，而超人是权力意志的化身，是世界的主宰。在尼采看来，艺术是权力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艺术必须摒弃理性。尼采的思想对劳伦斯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劳伦斯认为，传统的理性哲学、基督教教义和维多利亚道德观构成了一种统治性的精神帝国，它压抑人的自然天性，扼杀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劳伦斯形象地比喻说，理性拿着一副圆规到处划着，试图使一切事物都符合它的方圆；然而在这合乎规矩的方圆内，人却成了一具具不会思想、不会感受的僵尸。劳伦斯指出，西方文明制度的根本特征就是设定灵与肉的对立，将前者奉为神圣，把后者视为卑下。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氛围下，人的自然天性受到扭曲，人的自我趋向分裂，而人的生命活力也因此消失殆尽。对此，劳伦斯提出了他著名的“血性”宣言：“我的伟大的宗教就是对血与肉的信仰，它们比理智更富于智慧。我们的心智会出毛病，可是我们的血性所感受到的、所相信的、所告诉我们的总是正确

的。理智不过是束缚人的枷锁。”他所说的“血性”，就是人的生命力，而他的全部创作，就是对人的生命力的张扬。此外，从劳伦斯对妇女的轻蔑态度、对高贵血统和强有力个人的信奉、对西方民主的失望而走向对专制的呼吁上，都有着尼采思想的影子。甚至在劳伦斯的言说方式上，他的沛然的激情、雄辩的想象力以及启示录般的语言，都显示了一种与尼采在血肉上的联系。在劳伦斯所受到影响的思想里，有许多是消极错误的思想，这是我们在学习中必须注意和慎重对待的。

与劳伦斯的创作有着密切联系的又一重要理论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对人的无意识活动的研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括三个部分，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人的大脑有如大海中的冰山，露出海面的一小部分是人的意识部分，是人的有目的的、自觉的心理活动，可以用语言表达，并受社会道德的约束；处于海平面的时而浮出水面、时而没入水下的部分，是人的前意识部分，它是时隐时现的可以通过回忆记起来的过去的经验，其功能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设立警戒，阻止无意识本能欲望进入意识之中；隐藏在水下的部分则是人的无意识部分，它虽不可见，却是海中冰山的真正主体。它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冲动，是一种人们意识不到的但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强大力量。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又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三重人格结构学说，即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完全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集中了本能冲动和原始欲望，受“欢乐原则”支配；自我代表理性，其作用是按照外部世界的需要压抑或排斥非理性的冲动，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超我则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照“至善原则”行事。三者之间，本我和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中，自我则在其间充当和事佬的角色，试图平息两者的矛盾冲突。协调得当时，相安无事；反之，则导致精神病症和人格异常。

劳伦斯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既接受又不完全苟同，他赞同弗洛伊德关于人存在着自然本能的论述，即关于本我与超我、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关于人类的本能欲求受到文明抑制的观点。但是，弗洛伊德基本认可理性和文明对非理性及本能欲望实行约束，认为这是人类必须为文明发展付出的代价，而劳伦斯则坚决反对这种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压抑，反对任何形式的束缚。他认为，欧洲理性主义哲学中对精神至上的推崇；宗教教义里对禁欲主义的宣扬；社会上传统的道德偏见对人的思想行为的禁锢，几乎把人的生命本能磨蚀殆尽。他坚持人的生命冲动和本能才是人存在的本质，才是引导现代人走出文明困境的真正希望所在。因此，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始终张扬着对人的自然感情和本能欲望的热烈赞美之情。

在上述时代和思想背景下，劳伦斯的创作主要探讨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摧残下，人的自然天性和生命本能如何被扭曲，人与人之间自然和谐的关系如何被破坏，其中，又尤为关注两性之间的爱情、婚姻和性爱关系。劳伦斯认为，两性关系是世界上一切关系的根本，主张通过健康的两性之爱来张扬生命本能，对抗毁灭性的机械性力量，并以此为基点进而变革、完善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两性关系成为劳伦斯创作的核心内容。他说，我只写我感受最强烈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建立一种新型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或者调整旧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当前面临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劳伦斯试图通过自然人性的复归来克服工业化社会的弊病，把两性关系的调整看成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不切实际的和谬误的。

劳伦斯从 20 岁开始写作，一生写了 10 部长篇小说、40 多部中篇小说、4 部戏剧和许多诗歌作品，其中成就最大的是他的小说，按照其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 早期创作（1905~1913）

主要有《白孔雀》（1911）、《逾矩的罪人》（1912）、《儿子与情人》（1913）三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通过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悲剧，揭示出一个个扭曲、变异的心灵，批判了工业文明对人的自然天性的摧残，艺术上表现出心理探索的倾向。《白孔雀》是劳伦斯在大学期间开始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以英格兰中部农村为背景，描述两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两户农家隔着翠绿的山谷相望，他们的儿女莱娣与乔治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莱娣是个年轻漂亮、浑身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她为同样生气勃勃、英俊健美的小伙子乔治所吸引。但是在一番两情相悦的嬉戏调闹之后，莱娣却选择了家境优裕的富家子弟莱斯理结了婚。婚后的莱娣过着富足而优雅的生活，但在表面的雅致之下，是精神的空虚和心智的贫乏。乔治失恋后开始酗酒，娶了自己不爱的姑娘麦格为妻，逐渐消沉下去。小说借看林人安纳贝尔之口，把炫耀自己美丽的尾巴的白孔雀说成是“傲慢”“虚荣”的“女人的化身”。在劳伦斯看来，正是莱娣为了满足自己白孔雀似的虚荣心，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造成了两个家庭的不幸。小说的主题是表现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它不仅表现在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与散发着铜臭的工业文明之间的对立，人物之间——乔治与莱斯理的对立，更体现在由这种对立而导致的个人的内心冲突中。莱娣在两个恋人之间的选择，实际上是对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她在选择中趋于分裂的自我，正是挣扎于自然与文明之间的现代人的写照。《逾矩的罪人》写的是一个男人陷入无望的婚姻之后，又卷入一场无望的恋情的悲剧故事。小说主人公西格蒙特是一位音乐教师，因与妻子感情不和，转向他的女学生寻求爱情。女学生是一个在精神上和教养上优越却鄙视感官之乐的人，西格蒙特在情感上再次遇挫。回家后，他在妻子和儿女的冷落与嘲弄中悬梁自尽。小说表现的两性关系的紧张、对峙与冲

突，是劳伦斯后来小说创作中不断出现的主题。

2. 中期创作（1914~1920）

与弗丽达结婚后，劳伦斯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此期作品的主人公往往都是挣脱旧的枷锁出走的人物，两性之间的关系由冲突、对抗，走向一种和谐统一的新型关系。在创作技巧上开始突破早期小说的传统形式。主要作品有《虹》（1915）、《恋爱中的妇女》（1920）和《迷途的少女》（1920）。《虹》与《恋爱中的妇女》是姐妹篇，在劳伦斯原来的构思中同属于一部称为《俩姐妹》的作品。《虹》通过一家三代人的爱情婚姻生活，探索男女之间达到一种自然和谐的性关系的可能性。《恋爱中的妇女》则是这种探索的进一步发展。小说女主人公厄秀拉与妹妹古娟，分别爱上了学校的督察员伯金和煤矿主杰拉尔德。这两对恋人在经历了不少观念上的争执与感情上的波折后，走向不同的结局。在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前后，厄秀拉与伯金决定结婚，而古娟与杰拉尔德的关系却陷于破裂。杰拉尔德愤于古娟对德国艺术家洛尔克的感情，在狂怒中几乎掐死她。最后，杰拉尔德在精神恍惚中走向雪山深处，为风雪吞没。小说中厄秀拉与伯金这对情侣的关系，是劳伦斯理想中两性关系的体现。他们在性爱之外努力寻找精神与灵魂的契合，在结成亲密的共同关系的同时又保持个人的独立，正如伯金对厄秀拉说的：“我所需要的是与你结成一种奇特的结合，既不是相互对抗又不是混为一体。……而是一种均衡。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绝对平衡，就像星星彼此平衡一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娟与杰拉尔德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怀有强烈的征服与控制的欲望，各自都企图占有对方，由此带来具有毁灭性的冲突。小说名为《恋爱中的妇女》，但实际上在作品里占有突出地位的是男性主人公。伯金显然是劳伦斯思想的代言人，他厌恶工业文明，亲近大自然，在与厄秀拉的性爱关系中不断宣扬他的“血性”意识，认为只有抛弃旧文明所执着的“精神一意

志”，新世界才会如火凤凰般从死亡的灰烬中诞生。在他身上体现的是拯救的主题。杰拉尔德代表的则是冷酷的西方工业文明，他信奉的机械原则和工业社会的价值观，使他成为一个精神空虚、感情枯竭的人。他捧为至宝的哲学——“人类工具说”，更是把人降到物的地位，否认了灵魂和人性的存在。他与古娟的关系中表现出的毁灭性的征服与占有的态度，正是机械文明对自然的掠夺、蹂躏和破坏的象征。与伯金相对应，杰拉尔德代表的是死亡的主题。在这部小说中，劳伦斯在探索建立两性之间和谐完美关系的可能性的同时，认为还应辅以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爱更加广泛，更加深厚。与以前的作品相比，《恋爱中的妇女》表现出更多的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如不太注重情节的完整性，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性淡化，但进一步加深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象征手法的运用已不仅仅局限于孤立的景与物，而是扩展到小说的整体结构中。

3. 后期创作（1921~1930）

劳伦斯 1919 年底与弗丽达离开英国，开始了他长期漂泊与寻觅的阶段。此期作品写于不断的考察旅行过程中，主要致力于其社会理想的探索，表达了他对于社会组织原则、政治与宗教信仰、领袖与群众关系等问题的观点，这类作品有《阿伦的藜杖》（1922）、《袋鼠》（1923）和《羽蛇》（1926）。

《阿伦的藜杖》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男人的小说”。主人公阿伦是位矿工出身的吹笛能手，因为不满家庭生活的狭隘、封闭，在圣诞之夜抛下妻儿离家出走。来到伦敦后，在一家歌剧院当上乐队的笛手。在他不幸身染重病之时，一位叫里立的作家救了他。后来，他们在意大利再度相逢，建立起了男人间真诚而特殊的友谊。小说中被称为“藜杖”的笛子，是阿伦要求保持个性独立的象征，表达了以前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反对以占有为基础的婚姻，渴望摆脱家庭束缚的主题。小说通过阿伦和里立两个男人之

间关系的探索，还发展出劳伦斯后期创作的另一重要主题。里立在作品中显然是男性强者的形象，代表一种优越而高尚的精神力量，阿伦对他则是一种心悦诚服的顺从关系。由此发轫的这种导师与信徒式的顺从关系，在劳伦斯后来的《袋鼠》和《羽蛇》中，发展成对强有力的人物和领袖人物的崇拜。

劳伦斯在完成《阿伦的藜杖》后，决心离开意大利去探寻欧洲之外的新国土，在令人窒息的工业文明之外寻找仍蕴有原始生命力的地方，《袋鼠》和《羽蛇》，就是他这种寻求和思考的记录。《袋鼠》是劳伦斯在澳大利亚短暂的居住期间完成的一部作品，它以澳大利亚社会左、右两股政治势力的斗争为背景，描写一位绰号“袋鼠”的右翼政治组织头领，以其超群的智慧和非凡的组织能力，成为众人信服的强人。《羽蛇》则是以墨西哥的政治与宗教纷争为题材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40岁的爱尔兰寡妇凯特·莱斯利，她出于对现代文明的厌倦到墨西哥来寻求她的理想。在野性十足的斗牛场里，她遇见了两个巫师加军人式的印地安人唐·拉蒙和他的助手西波里亚诺。他们认为，由于基督教的侵入，墨西哥本土的原始信仰正趋于泯灭，因而试图恢复一种古老的宗教，通过神灵的复归来拯救墨西哥。这种宗教的最高神灵是叫做“可艾兹”的“羽蛇”。“羽蛇”长着鹰的羽毛，蛇的身躯。鹰象征精神，蛇象征肉体，鹰蛇同体则象征着天与地、精神与肉体的结合，而这正是劳伦斯关于一个完整的人和完美的生命的观点。唐·拉蒙自称是羽蛇神的转世，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而西波里亚诺则是战神的化身。他们对原始的生命力和血性的膜拜，他们的宗教仪式里浓烈的神秘色彩，深深地吸引了凯特。最后，她决定与西波里亚诺结婚，留在墨西哥。在这两部探求人类获得新生的可能性的小说里，劳伦斯明显地流露出对超人和高贵血统的崇拜，这也是后来一些人指责他有鼓吹法西斯主义之嫌的原因。劳伦斯因为对西方文明及其民主制度失望，就转而